

木
申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

宋史四百六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魯脫等奉勅修

方技上

趙脩已

王處訥

子熙元

苗訓

子守信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宋史列傳卷二百二十一
昔者少皞氏之衰元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消焉顛
項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
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
職絕據天邇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
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
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縈
檜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脩煉吐納導
引黃白房中一切煮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爲宗漢
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
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

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傳脩而可以善其事
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
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
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機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趙脩已開封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
李守真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爲司戶叅軍留門下
守真每出征脩已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
事賜緋漢乾祐中守真鎮蒲津陰懷異志脩已屢以
禍福諭之不聽遂辭疾歸鄉里明年守真果叛幕吏
多伏誅獨脩已得免朝廷知其能召爲翰林天文周

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邠史弘肇等且將害周祖脩已知天命所在密謂周祖曰鸞發蕭牆禍難斯作公擁全師臨巨屏臣節方立忠誠見疑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卽位以爲殿中省尚食奉御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嘗遣副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以御衣金帶戰馬器幣賜吳越錢俶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章告老優詔

不許建隆二年卒年七十一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麵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胷猶覺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未之辭避地太原漢祖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卽位擢爲司天夏官正出補許田令召爲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鄴舉兵入汴處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作短事對曰人君未得位嘗務寬大旣得位卽思復讐

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執讐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適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旦將行拏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曆以獻頗為精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處訥別造新曆經三年而成為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為應天曆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

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曆二十卷拜司天監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筭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封隨經度制置使詣祠所禮畢授權知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績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為製序賜名靈臺秘要及作詩紀之初上所修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伏其精一上嘗對宰相言

及曆筭事曰曆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
秩人時為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玉清昭
應宮成以祗事之勤抵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為少
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為殿前散員右
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
有一日父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
橋太祖為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為翰
林天文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
餘卒子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筭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
天臺主簿知筭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小差詔與
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劄內真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衛
尉少卿元象宗與明律曆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曆頗
為精密皆優賜東帛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
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為
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
為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
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
申冬甲子為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

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中丞權少監事立本品之
下俄賜金紫至道二年上以梁雍宿兵彌歲凶歉
心憂之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所在守信奏
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曆宮分其荆楚吳越
交廣並皆安寧自來五緯陵犯慧星見及水神太一
臨井鬼之間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懼其災水神
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
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
十六子舜卿為國子博士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

尹京中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
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
韶忽造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
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入室遽入
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
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為
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寺丞改秘書省
著作佐郎歷太子中允秘書丞出為平恩令歸朝復
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士淳
化五年坐事出為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

於家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詣闕自薦得錄為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為翰林天文授樂源縣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祗事何為遠趨江外以蘇臺為吳分乎輿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仍令同定本宮四時祭祀儀及醮法宮成時

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淳化初與馬韶同判監俱坐事芝蘭出為遂平令卒年六十錄其子繼芳為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眡辰象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卽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

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後及虞舜測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爲多
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
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
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遣日官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
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
九十七年五帝之後訖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
者近十餘朝考而治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
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曆筭漸
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下講求廢隆爰造渾儀漏

刻星躔曉然易辯若人日規於下則銅管運於上七
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逆順明吉凶然
後脩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器驗之昔
漢洛下閎修渾儀測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
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
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
侍臣占驗旣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
沙門一行修大衍曆蓋以渾儀爲證又有梁令瓚造
渾儀木式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
德殿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疎略不可施用

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僞筭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詳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筭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善推步曆筭太平興國中補司

天學生太宗親校試擢為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隸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為之首命知筭造又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宴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東火在中金最西漸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宗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累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運太子洗馬修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為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即真三

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職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
衆頗稱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
士解褐獲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
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
卿傑精於曆筭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決著
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
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為封州錄
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
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

耻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龔位疆起之令知
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
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
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資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
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
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
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克明
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
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
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

藏書景德初賞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
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
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
文錄荊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黃其光煌煌然所
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
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拜
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
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
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
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
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
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願
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內侍諭
其壻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
皆有纂錄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
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
書未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
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
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為翰林醫官其書付史

館再加衛尉寺主簿太祖北征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覈實故方技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校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爲優絀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裝錢所在廚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繒錢鞍勒馬嘗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素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議凡神農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

一百九十四種翰等又參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種既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詳覆畢上之昉等序之曰三墳之書農預其一百藥旣辨本草序其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注釋列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爲二十卷本經漏切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統

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
誤刊爲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
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
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
名梧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
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
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類至於雞腸繫蔓陸
英葫藿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
光音義或窮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辯
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類今是木根天麻根解

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
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爲印板乃以白字爲神農所說
墨字爲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
其形性證謬誤而辯之者署爲今注考文意而述之
者又爲今按義旣判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
百八十四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焉
翰後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命爲翰林
醫官使再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劉遇疾
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廖旣而卽死坐責受和
州團練副使端拱初起爲尚藥奉御淳化元年復爲

醫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爲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
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
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
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宗在藩邸暇
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
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及萬餘首命懷
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
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
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

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昭
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切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
加光祿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爲景州刺史後舉家
陷契丹父知崑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
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
稱知崑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官會秦國長公主
疾有薦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爲醫學再加尚藥奉御
淳化五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
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主簿適素彊力無疾詔下日

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脉曰君將死矣不數日適果卒
至道中有布衣鄭元輔者嘗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
張崇敏家元輔時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銜之乃詣
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
太宗初甚駭命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
輔於都市自化坐交游非類黜為郢州團練副使未
幾復舊職咸平三年加正使景德初雍王元份泊晉
國長公主並上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送都
上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為請求令樞密院召
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診治無效降為副使二年復舊

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願錄為獻
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頗善為篇什
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為之序
又嘗續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為名醫顯秩傳三卷
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為業太平興國中詣都自
陳召試補醫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
簿逾年轉醫官加少府監丞嘗隸并代部署淳化五
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御卿表薦之賜緋
加光祿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
愈加尚藥奉御賜金紫六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

醫官副使祀汾陰又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
五年卒年六十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疾
必遣內侍挾醫療視群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
其有效者效者或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學
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
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祗候療視將士暑月即令
醫官合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便
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即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
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醫官聞文顯以藥
傅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又有醫學劉贊

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晟從太祖征晉開
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贊視晟
贊傳以藥出之步履如故晟請見自陳感激願得死
所又極稱贊之妙特賜贊白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
佛經既而有娘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
智已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
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太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
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
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

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
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蘆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又遊京師嘗賜紫
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又
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
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
相馮道致書諭旨曆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
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
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平崧和凝而陛下

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
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
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
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上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
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跡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
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
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
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卽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
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
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

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搏所居與搏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搏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淨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爲業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

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煇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卽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社籙耳嘗爲元道歌言脩煉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資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任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脩養之術委發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

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還侍
養許之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
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
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
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
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
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
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
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
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授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
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
柏葉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
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
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卬角詔賜名度爲道士
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
生事焉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

孫守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
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鄜間能啖肉至數
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
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
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為教法清靜以臨
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久懷上士欲覲真
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
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內內品李懷贊召師赴闕
既至真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

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
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
之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
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
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
無文飾多以脩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
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
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
帛詔為脩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

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爲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燃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時又召河中草澤劉巽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巽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綠袍笏銀帶隱以經術爲業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脩習頗驗居華山王刁巖踰二十年冬夏裳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並作詩爲賜加以茶藥

續帛獨隱辭賜物不受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人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及童顏攀高

攝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卽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叙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楚衍開封柞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筭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歷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自陳試宣明曆補司天監學生遷

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曆衆推衍明歷數授靈臺郎與掌曆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曆進司天監永入隸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曆十二卷久之與周琮同管勾司天監卒無子有女亦善筭術

僧志言自言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眠

院事清瑤勤苦志言忽造瑤跪前願爲弟子瑤

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書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瑤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

取供温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訶來獻舟始及岸
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
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卽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
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其後多
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
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
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得潤州
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
德山臨濟懷旣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
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

佛而俗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鱸者并
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
見僧操纆引船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
汝柰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棠善後
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
間輒數日而達棠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
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
宗遣內傳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
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

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內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汶河鑿石爲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歛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一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上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爲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大醫局于其傍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

班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
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
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
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瞶乃益讀靈樞
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
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
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
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
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

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
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
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
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
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
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
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
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
也作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
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

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卽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旣痛卽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

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返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告乃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咏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顛顛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瘳癰乙進黃

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至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荅明日幼果發癘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瀉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木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洩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寢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

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旣瘳目張不得瞑乙曰煖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旣而曰吾能移之使在

宋史及傳卷三十三 九
未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口可
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
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爲方
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闚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
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
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
合末年攣痺寢劇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
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
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

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
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
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
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
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
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
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
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
以爲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爲端王

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旣而即帝位因得親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其子中復爲閣門通事舍人許陪進士徑試大廷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天信覺已甚乞還武爵又從之政和初拜定武軍節度使祐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內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僧德洪輩道達語言商英勸帝節儉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間言浸潤眷日衰京黨因

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旨動息必報乃從外庭決之無不如志商英遂罷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單幾其起居再貶行單司馬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選吏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之法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卽脫衣没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

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津不獲用崇寧
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
夏禹轂爲律身爲度之說謂八主稟賦與衆異謂以
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
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轂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
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
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
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
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
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及二十四氣鍾四年

三月鼎成賜號冲顯處士八月大晟之成徽宗御大
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頌其
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昂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爲非
將議改作旣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
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
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
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
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爲田爲所奪
語在樂志後卽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
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嘉晟侯有馬賁

者出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劉任田異論時
依違其間無所質正擢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
者咎當時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
賂謝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
齋報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
政和二年太僕卿王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
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啓讀乃昔歲秋中與
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
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

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
絕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
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明年見其
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
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
大夫初王黼未達時父為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即
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_塗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
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
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

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
求仔昔畫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楊沃而
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
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
寶籙宮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
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倨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
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已及林
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旋坐言語不
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
示其徒曰上蔡遇寃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
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政和末王
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以
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宮
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
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
方攝領之已乃府仙鄉曰楮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
又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盛章王革為
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
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

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筭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
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浸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
火龍神劔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
世惑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
雷法招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宮受
神霄祕錄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
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設帷其側而靈素升高
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朝
談以資媒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
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

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
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
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
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
其相軋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
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
所怨始不樂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
太子弗歛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
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
制罪詔徒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瘡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僊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爲天下母後果爲光宗后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每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于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氣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

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碗
圓展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
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熾炭燒
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
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
谷適爲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
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
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
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
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
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
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
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胸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
大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
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襪晝凶食于市夜止
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巖寺臨池見
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竒中會有瘵者
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
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

夢莎衣人跣哭來吊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乃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乃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逮飽即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

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寶慶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

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魯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闈者以晝寢辭守滎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闈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檄箴袖中詢其事守滎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剝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滎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贏縮宋祿其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列傳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卷一百二十二 宋史四百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吳院等

勅修

外戚上

杜審琦

弟審瓊審肇審進從子彥圭彥約

賀令圖

楊重進

王繼勳

子承宗

劉文裕

劉美

子從德從廣孫永年馬季良附

郭崇仁

楊景宗

符惟忠

柴宗慶

張堯佐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

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腑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
間有文武才諳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
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
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
母后之賢自有以制其戚里歟作外戚傳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
人審琦最長其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世居
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爲義軍指揮使天成二
年卒年三十五審玉前一年卒年二十二太祖開國
贈審琦左神武軍大將軍以其子彥超爲西京作坊

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二年拜左領軍衛將
軍三年與其弟審肇審進皆召赴闕審瓊改左龍武
軍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乾德初領富州刺史三年
以本官權判右金吾衛仗事四年春步軍帥王繼勳
坐事詔審瓊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是秋卒年七十
太祖爲廢朝三日發哀成服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
謚恭僖審瓊性醇質在公畏慎宿衛勤謹徼巡京邑
里閭清肅人皆稱之景德三年春加贈審瓊太傅妻
吳氏陳留郡大夫人是秋改葬陪陵又贈審瓊太師

中書令子彥圭

夫人吳氏

審肇建隆三年起家授左武衛上將軍檢校左僕射致仕賜第於京師乾德初領維州刺史開寶二年改左衛上將軍仍致仕三年起爲右驍衛上將軍俄出知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滙于鄆濮數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卽時上言遣使案鞠遂論恕棄市審肇免官歸私第俄復舊官令致仕特以維州刺史月奉優給之七年卒年七十二太祖廢朝二日素服發哀贈太保昭信軍節度謚溫肅遣中使

護喪事景德三年加則太傅妻劉氏東海郡太夫人子彥遵至南作坊使

審進建隆三年起家授右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元年頒賀州刺史餘年知陝州三年就改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五年加本軍節度太祖郊祀西洛審進來朝頒賚甚厚太宗嗣位加檢校太傅太平興國二年會許昌裔刺虢州摠拾使州闕失事上訴詔右拾遺李幹鞠之幹因上言請支郡不復隸藩鎮皆得專達從之三年秋以審進妻卒廢朝十一月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四年上親征河東審進與嵐州

團練使周承晉德州刺史孫方進成州刺史慕容福起皆上言願率所部擊太原上以審進耆年不許五年來朝是歲契丹寇邊出師捍禦上幸大名勞軍留審進警巡都邑肅然六年復歸陝親王宴餞供帳甚盛其年就加檢校太師九年夏上以審進年高不當煩以劇務授右衛上將軍奉給如故雍熙四年復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上親耕籍田審進預其禮恩賜彌渥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七十九上趣駕臨喪哭之慟廢朝三日設次成服親至公主以下並詣其第舉哀贈中書令謚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

勸農敦本民庶便之雖居位節制無驕矜之色人推其醇厚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妻趙氏南陽郡太夫人後贈尚書令子彥鈞彥彬彥彬至禮賓副使而卒

彥圭起家六宅副使遷翰林使開寶五年領信州刺史六年改領饒州團練使俄加領本州防禦使從征太原與曹翰孫繼業攻城西面北征班師命彥圭與孟玄喆藥可瓊趙延進率兵屯中山坐市竹木矯制免筭責授洛苑使饒州刺史總數日牽復餘年遷沙州觀察使出知定州雍熙中北伐命副米信爲幽州

西北道行營都部署彥圭不容軍士哺食設陣不整以致亡失坐左遷均州團練副使雍熙三年卒于貶所年五十九贈歸義軍節度景德三年春加贈中書令是秋又贈太師子守元

彥鈞起家補供奉官累遷崇儀使端拱初加莊宅使領羅州刺史淳化四年特置昭宣使以彥鈞洎王延德王繼恩爲之未幾加領恩州防禦使西鄙用兵命爲永興軍駐泊鈐轄真宗嗣位改領潁州防禦使出知河中府占謝便坐求解內使之職可之歷知邠慶延鳳四州景德中爲天雄軍副都部署車駕駐澶淵

爲駕前東面具翼路副都部署契丹騎兵攻月城彥鈞率兵擊走之以勞優加封邑召還再任河中彥鈞由戚里進保位而已會有言政事不舉者徙西京水南北都巡檢使大中祥符五年復知莫州馬知節爲潁州防禦使彥鈞換秦州九年拜密州觀察使出爲并代副都部署天禧元年卒贈安化軍節度錄其子贊文爲供奉官贊寧爲殿直孫宗壽爲三班奉職守元開寶中補左班殿直得侍便殿帶御器械遷供奉官莫州監軍契丹入邊與州將固守城壁出兵邀擊獲生口羊馬以功加崇儀副使未幾改正使秩歷

如京洛苑使至道三年領梧州刺史連爲并代鎮定高陽關鈐轄大中祥符二年副趙積使契丹復涖鎮定頃之屬疾詔遣其子殿直惟慶挾太醫乘驛診候旣至而卒年五十八

惟序字舜功自三班奉職累遷知惠州莫州以供備庫使爲梓夔路鈐轄徙懷慶路知邳州又權慶州會任福敗以騎兵數千繇懷安路破賊三砦斬首數百級獲牛馬千計以功領忠州刺史爲涇原鈐轄教巡警邊州久之改六宅使知雄州時契丹勒兵燕薊間遣使求割地未至而惟序購得其草先以聞徙知滄

州又徙定州再遷東上閣門使知涇州改四方館使知瀛州復知滄州入朝爲祁州團練使出知恩州徙大名府路總管改乾州團練使卒

賀令圖開封陳留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爲散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出爲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雍熙三年從楊業北征死於陣令圖少謹愿隸太宗左右洎卽位補供奉官改綾錦副使知莫州遷崇儀使知雄州雍熙二年領平州刺史充幽州行營壕砦使以所部下固安新城兩縣克涿州會父戰死起家爲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先是令圖

握兵邊郡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事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皆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而無謀契丹將耶律遜軍號于越者使謀給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無路自投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私遺以重錦十匹是年十二月于越率衆入寇大將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嘗爲所給意其來降而終獲大功卽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近其帳數步外于越據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

今送死來邪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令圖與其父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令圖時年三十九是役也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死之

重進太原人少有膂力周祖鎮大名以隸帳下廣順初補衛士宋初累遷至內殿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初改龍衛軍都校領徐州刺史從征太原出爲萊州刺史隨曹彬北征爲右廂排陣使改武州防禦使高陽關都部署會契丹兵至與之力戰遂沒於陣年六十

五

王繼勳彰德節度饒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后故為內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建隆二年加領恩州團練使又改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領永州防禦使四年收復湖南改領彭州防禦使是秋將討西蜀命繼勳戒期將大閱繼勳素與大校馬仁瑀不協陰勒部下市白挺將以相圖太祖知之為出仁瑀密州俄遷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領虎捷左右廂都虞候權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妻

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為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也繼勳不能諭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為之紛擾上聞大驚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乾德四年繼勳復為部曲所訟詔中書鞫之解兵柄為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鬻割奴婢為樂前後多被害一日天雨墻壞群婢突出守國門訐寃上大駭命中使就詰之盡得繼勳所為不法事詔削奪官爵勒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

強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骨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鞠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及為彊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其後家寓西洛潁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真宗聞而憫之授惟德汝州司士參軍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遷晉天福末鳳翔帳前軍使改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皇甫暉禦邊有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之妹也乾德初封京兆郡太君六年進本郡太夫人開寶二年十月卒太祖廢朝發哀追封齊國人夫人陪葬安陵贈遷太保知信三歲而孤宣祖憐其敏慧建隆三年起家授供奉官丁內艱轉六宅副使開寶五年遷軍器庫使掌武德司六年領錦州刺史屬郊祀西洛為行宮使駐洛中又為西京武德皇城宮苑等使車駕出郊又充大內留守太宗即位進領本州團練使拜武德使從征河東又為行

宮使太平興國五年坐遣親信市竹木於秦隴矯制
免所過算繕入官多取其直左授軍器庫使領錦州
刺史俄復為武德使會改武德為皇城司即為皇城
使七年坐秦王廷美事改右衛將軍是秋出為蔚羅
軍節度行軍司馬九年起為左衛將軍領營州刺史
雍熙初改左神武軍將軍尋領檀州團練使護屯兵
于鎮州會大舉北伐與六宅使符昭壽為押陣都監
師還諸將失道知信獨正所部以歸俄知定州兼兵
馬鈐轄押大陣右偏一口宴犒將士契丹騎乘間至
知信不介而出追之數十里斬獲甚衆以功就拜邑

州觀察使四年召入改并州路副都部署端拱中代
還知杭州淳化四年又知天雄軍府太宗崩充修奉
永熙陵部署咸平初拜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
平軍府契丹犯邊復知天雄軍真宗北巡充駕前副
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車駕幸澶淵命為
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二年以疾求還京至鎮州
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太尉天平軍節度知信以戚里
致貴尤被親任中外踐歷最為舊故雖無顯赫稱亦
以循謹聞于時子承宗承渥
承宗幼善射無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祗候咸平

初轉供奉官鎮定高陽關三路承受公事還掌軍器
庫會真宗臨幸見其整肅面受閣門祗候知信卒轉
內殿崇班未幾為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大中祥符初
就加內殿承制歷如京文思二副使徙河東緣邊安
撫又知保州俄拜東滌院使知定州副薛瑛使契丹
使還歸本任又兼鎮定路兵馬鈐轄俄改宮苑使
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郡有治迹詔書嘉獎召
歸時靈昌決河初塞擇守臣以承宗為皇城使知滑
州未幾復代還會西邊言吐蕃誦廝囉作文法頗為
遷惠命副龍圖閣直學士陳曉咨為卿延邠寧環慶

涇原儀渭秦州路巡撫使詔令堯咨等所至軍州犒
官吏將校諮訪民間利害郡官使臣能否功過以聞
或有陳訴屈抑經轉運提點司區斷不當即按鞫詣
實杖以下依法區理徒以上驛聞仍取繫囚躬親錄
問催促論決既行就命堯咨知秦州承宗為西上閣
門使充鈐轄乾興初進東上閣門使徙鄜延都鈐轄
而卒中使護柩至京師賜以葬地承渥蔭補殿直累
任使喜為條奏至供奉官閣門祗候承宗子永釗右
侍禁閣門祗候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祖正晉幽州管田使兼

平州刺史父審奇武牢關使簡穆皇后即文裕祖姑也審奇三子長文遠建隆中為供奉官與并人戰萬善而沒次即文裕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八年權管雲騎員僚直預討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多得親接太平興國二年擢為內弓箭庫副使特封其母張氏清河縣太君出為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太保致仕鱗之孫秦州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為其家所容常往來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游處縱酒蒲博為務以其父故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有妻父張季英為鳳翔整

厓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馬詐為使者及抵廐置呼卒索馬卒乘炬出迎飛雄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一馬前導以巡邊為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至隴州率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贊皆從行先是秦州內屬羌人為寇朝廷遣周承瓘田仁朗王侁梁崇贊韋韜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之承瓘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用命令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

見先是上即位分命親信於諸道廉官吏善惡密以
聞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誣奏軍吏謀反詔
即誅之故飛雄引以為言將械承瓘等詣秦州戮之
因據城叛遂驅承瓘等行初飛雄詐宣制時自言我
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因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依晉即
使者豈不營救之乎飛雄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
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偽許之飛雄即命左右釋文裕
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佯墜馬若卒中風
眩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
文裕共擒之飛雄尚呼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送

秦州獄鞫得實飛雄承遂守定贊坐要斬夷飛雄家
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棄市廐置卒亦
夷其族因下詔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檢甚為
鄉黨所知雖加戒勗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
名聞州縣遣吏錮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藏匿不
以名聞者異時醜狀彰露暮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
文裕後遷軍器庫使四年車駕征太原命文裕與通
事舍人王侁分兵控石嶺關六年領儒州刺史明年
為高陽關都監會契丹萬餘騎入文裕與大將崔彥
進擊卻之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領順州團練使會李

繼遷率析遇也寇邊初詔田仁朗與王侁等討之仁朗坐逗遛命文裕代仁朗繼遷等遁去從潘美北征坐陷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事具業傳歲餘上知業之陷由王侁召文裕還俄起爲右領軍衛大將軍領端州團練使封其母清河郡太夫人賜翠冠霞帔授其弟文質殿直踰月文裕遷容州觀察使出爲鎮州兵馬部署端拱元年卒於屯所年四十五上甚悼惜贈寧遠軍節度命中使護喪歸葬京師弟文高至供奉官閤門祇候文質至內園使連州刺史劉美字世濟并州人四世祖質絳州刺史曾祖維嶽

不仕祖延慶右驍衛將軍父通宋初掌禁旅從潘美征廣南又累戰北面積勞至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刺史太平興國中扈蹕太原卒於師贈潁州防禦使長女爲真宗德妃加贈定國軍節度兼侍中大中祥符五年德妃正位中宮又贈維嶽忠正軍節度檢校太傅延慶彰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通永興軍節度兼中書令追封曾祖母宋氏吳國太夫人祖母河南縣君元氏許國太夫人母龐氏徐國太夫人初通之卒窆京城西天禧二年詔贈太師尚書令謚武懿七月遣昇王府諮議參軍張士遜具鹵簿鼓吹改葬于祥

符鄧公原皇后親臨奠真宗御製祭文置靈坐右美
即后之兄也初事真宗于藩邸以謹力被親信即位
補三班奉職再遷右侍禁咸平中傅潛失律流房州
釋美監軍及徙潛潁州又爲自京至陳潁巡檢石保
言在陳州大治廨舍修城壁不以聞僅奴輩假威擾
輿會有言者遣美廉其狀美曰保吉世受國恩擁高
貲列藩閫營繕過度拙於檢下誠或有之自餘保無
他患上意乃解歸朝充閤門祗候大中祥符二年護
屯兵于漢州歷遷供奉官徙嘉州士卒有病皆給醫
藥親察視撫循之召還改內殿崇班提點在京倉場

東西八作司以舉職聞遷洛苑副使八年預修大內
以勞改南作坊使同勾當皇城司天禧初遷洛苑使
領勤州刺史與周懷政聯職懷政姦恣美未嘗阿附
懷政左右有過必痛繩之親從卒偵邏者多不時更
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馬上屢欲委之兵柄以皇后
懇讓故中輟者數四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領昭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加武勝軍
節度觀察留後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太尉昭德軍
節度錄其子從德供備庫使從廣內殿崇班旁親遷
補者數人追封美亡妻宋氏河內郡夫人仁宗嗣位

尊皇后為皇太后贈維嶽鎮寧軍節度兼侍中延慶
建雄軍節度兼中書令通彭城郡王魯祖母宋氏陳
國太夫人祖母元氏衛國太夫人母龐氏鄆國太夫
人美亦贈侍中天聖二年郊祀加贈維嶽彰信軍節
度兼中書令延慶鎮安軍節度兼中書令通鄭王宋
氏楚國太夫人元氏韓國太夫人龐氏魏國太夫人
五年再郊又贈維嶽天平軍節度中書令兼尚書令
延慶彰化軍節度許國公通開府儀同三司魏王宋
氏安國太夫人元氏齊國太夫人龐氏晉國太夫人
從德和州刺史從廣內殿承制有龍龔知進者即通之
友壻也亦贈衛尉卿其妻追封南安郡君從德子復
本父美卒年十四自殿直遷至供備庫副使弟從廣
是歲始生亦補西頭供奉官遷內殿崇班太后臨朝
從德以崇儀使真拜恩州刺史改和州又遷祭州團
練使出知衛州改恩州兵馬都總管知相州從德齒
少無才能特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其在衛州縣吏李
熙輔者善事從德乃薦其才於朝太后喜曰兒能薦士
知所以為政矣即日擢熙輔京官從事鄭驥因緣從
德亦擢美官從德妻嘉州王蒙正女也蒙正家豪右
以厚賂結納至即官為郡守既而從德病召還道卒

年二十四贈保寧軍節度使封榮國公謚康懷太后
悲憐之尤甚錄內外姻戚門人及僮隸數十人從德
姊壻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
演子集賢校理曖及蒙正皆遷二官尚書屯田員外
郎戴融嘗佐從德衛州以為三司度支判官御史曹
修古楊偕郭勸推直官段少連上疏論之皆坐貶子
永年

從廣字景元少出入禁中侍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
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崇州團練使娶荆王元儼女為
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言待罪行

間不能扞患疆場坐耗縣官願上所給公使錢帝喜
納之為羣牧都監改副使從廣自為防禦使十年不
遷特拜宣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請補外自效以
知洺州漳水溢從廣穿隋故渠以殺水勢洺人便之
徙邢州籍鄉軍之罷老者聽引子弟自代著為令召
還復領三班院出知襄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謚良惠從廣性謹飾然喜
交士大夫時頗稱之

永年字君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
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誤投金杯瑤津亭

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常置內中年十二始聽出外累遷廉州團練使爲陝州都監郭邈山等爲盜永年密遣壯士夜渡河殺其凶桀二十餘人衆遂散遷鈐轄代還召見問破賊狀擢權幹辦皇城司改單州團練使永興軍路總管契丹遣使來請帝繪像選副張昇報使契丹以永得志夜以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素有方手擲棄之契丹敬焉以爲神出知涇州帝賜詩寵之郡兵歲以香藥爲初支三司不時輦致振武卒素突入通判聽事請以他物代給謹諱語不遜永年召

至庭下數其罪斬爲首二人餘不敢動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使皆爲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帝嘗問禦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英宗立遷沂州防禦使復知代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王師征安南永年請先士卒渡富良江取城以獻不許遷扈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馬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
初補越州上虞尉改秘書省校書郎知明州鄞縣入
爲刑部詳覆官太后臨朝遷光祿寺丞頃之擢秘閣
校理同判太常禮院再遷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
院以太常丞直史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擢龍圖閣
待制三丞充近職非故事也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
圖閣直學士同知審官院烈從德卒遺表季良遷二
官辭不就而請以其子直方爲館閣讀書會江南旱
出爲安撫使再遷兵部郎中太后崩換濠州防禦使
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調言季良微倖得官降屯衛將

軍滁州安置開封府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占富民劉
守謙免戶役詔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歲餘徙壽州
致任還京師卒季良因緣以進無他行能在禮院嘗
建言攝祠事官致齋三日無供帳飲食非所以重祠
事也自是翰林儀鸞司供帳大官給食於祠所云
郭宗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淳化四年
補左班殿直遷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契丹入寇齋
密詔諭河北諸將還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閣門
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宅使康州刺史再遷宮苑
使昭州團練使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拜解州團練

使改蔡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
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
禦使卒贈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崇仁雖外戚朝廷
未嘗過推恩澤其爲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
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靜不樂外官也

楊景宗字正臣章惠皇太后從父弟少蒲博無賴客
京師以罪黜隸致遠務章惠入宮爲美人奏補茶酒
班殿侍累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坐事降左侍禁
鄆州兵馬都監未久復官累遷東洑院副使章惠爲
太后進崇儀使領連州刺史楊州兵馬鈐轄未幾授

秦州刺史徙滑州鈐轄遷舒州團練使爲兵馬總管
章惠崩遷成州防禦使坐入臨皇儀殿被酒謹諫出
爲兗州總管改天雄軍副都總管時呂夷簡守魏常
以官屬禮飭戒之而景宗肆志不悛遂以不法奏貶
齊州都監徙衛州又徙鄆州鈐轄召還同勾當景靈
宮提舉四園苑章獻章懿二后升祔太廟帝念章惠
故特拜景宗徐州觀察使給留後奉逾年領軍頭引
見司出知磁州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潞州給
節度使奉領皇城司坐衛士入禁中謀爲亂貶徐州
觀察使知濟州還提舉萬壽觀復建寧軍留後復領

軍頭引見又坐從卒王安挾刃入皇城謫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起爲汝州鈐轄祀明堂覃恩願還所改官求爲郡帝謂輔臣曰景宗性貪虐老而益甚郡不可予也乃復以爲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謚莊定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爲人患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歐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項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方盛築第敦教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仁宗以其第賜景宗居三十年乃終

符惟忠字正臣彥卿曾孫也以外祖母賢靖大長公主廕爲三班奉職後擢閣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瑊繩下急漕米數不足綱吏卒率論以自盜惟忠爭曰在法欠不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八百即當坐徒矣瑊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職有當辨非抗也瑊益怒惟忠爭愈力如所議乃已以西染院副使權提舉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旣而

誥果以賊敗時吳奎爲長垣尉惟忠厚遇奎白府共薦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害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爲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束以木岸三司以爲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閤門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使遷閤門使至武彊縣疽發背卒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八祖禹錫鎮寧軍節度使父宗亮太子中舍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升其行爲禹錫子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眞拜康州防禦使改復州舊制諸公主宅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筭至則盡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禱買務罷公主宅所市物從祀汾陰爲行宮四面都巡檢進泉州管内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師求蠲所過稅眞宗曰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邪旣而河東提點刑獄劾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貸不問授武勝軍節度

觀察畱後歷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卽位徙靜難軍
又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武成
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潞州後判鄭州以縱部曲
擾民召還奉朝請歲減公用錢四百萬久之出判濟
州用御史中丞曹昌朝言畱不遣盡停本使公使錢
卒贈中書令謚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先宗
慶沒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鉅萬而薄於
自奉甚至優人以為戲宗慶雖知莫能改也無子及
終願以貲產送官仁宗以其女尚幼不許人謂宗慶
選尚榮貴逾四十年晚上積奉以裨軍用蓋亦追補

前過云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溫成皇后世父也舉進
士歷憲州筠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
暴死道士懼而遁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
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
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
界條衆敝以曉之訟遂簡知開州還判登聞鼓院時
溫成方為脩媛欲以門閥自表異故堯佐稍進用權
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官余靖言用堯佐
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未幾

遷三司戶部判官又爲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吏部流
內銓累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
遷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督三司使明年諫官包拯陳
升之吳奎言比年以來水冒城郭地震河溢蓋小人
道盛天下皆謂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銖求內帑煩
於借助法制刻敝實自堯佐臣等竊惟親昵之私聖
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仁宗祀
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羣牧制置使
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拯等復言
陛下卽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

來擢用堯佐羣口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
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
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
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
私昵後宮之過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宇宜斷
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一焉如
此則合天意順人情矣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
次廷議不許乃詔曰近臺諫官乞罷堯佐三司及言
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之官於體爲善朕用其言遂
有是命今復以爲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黜其令中

書戒諭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是日堯佐
辭宣徽景靈使從之未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舉正
又抗章論之至于三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
有不決者多詣育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畏恐即奉
行之召還徙鎮天平軍卒贈太師賜其家儻舍錢日
三千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以戚
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為世所鄙子山甫引進副
使樞密副都承旨從弟堯封孝謹好學舉進士為石
州推官卒次女即溫成皇后也累贈至中書令清河
郡主謚曰景思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二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三

宋史四百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省丞相兼樞密院事都總管

勅修

外戚中

王貽永

李昭亮

李用和

子璋瑞

李遵勗

子端懿端愿端慈

曹佺

從弟偕

高遵裕

第遵惠從姪士林士林

向傳範

從姪經綜經

張敦禮

任澤

王貽永字季長溥之孫也性清慎寡言頗通書不好
聲技初生十餘歲時其舅魏咸信見而奇之曰後當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三

一

類我咸平中尚鄭國公主授右衛將軍附馬都尉從封泰山領高州刺史再遷右監門衛大將軍樊州團練使求外補得知單州真宗戒之曰和衆靜治卿所當先也真拜洛州團練使徙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城南以禦之改衛州團練使進懷州防禦使知澶定二州徙成德軍會有告曹汭變者貽永奏治之遷耀州觀察使復知澶州歷彰化武定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拜安德軍節度使出知天雄軍徙保寧軍節度使知鄆州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為通衢介梁山春夏多水患貽永相度地勢為築東西道三

十餘里民便之復徙定州又徙成德軍擢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進樞密院使久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加兼侍中徙節鎮海以疾求罷手詔撫諭遣上醫診視帝臨問頒尚方珍藥手取糜粥飲之貽永自言寵祿過盛願罷樞筦解使相還第帝冀其愈也乃聽罷侍中徙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卿掖登垂拱殿仍賜五日一朝遇朝參起居許休於殿側至和初復以疾辭拜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景靈宮使卒贈太師中書令謚康靖當時無外姻輔政者貽永

能遠權勢在樞密十五年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子道卿西上閣門使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太后兄繼隆子也四歲補東頭供奉官許出入禁中繼隆北征契丹遣昭亮持詔軍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昭亮年雖少還奏稱旨累遷西上閣門使出爲潞州兵馬鈐轄徙領麟府路軍馬事尋爲管勾軍頭引見司兼三司衙司軍士有逃死而冒請官廩者數百人昭亮按發之領高州刺史知代州以四方館使復領麟府路軍馬事遷引進使領賀州團練使歷知瀛定二州成州團練使寧州

防禦使延州觀察使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擢殿前都虞候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徙永興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并代州路副都總管安撫招討副使未幾守代州再徙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叛殺官吏詔遣王果招降之叛者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於是遣昭亮昭亮從輕騎數十人不持甲盾弓矢叩城門呼城上曰爾輩第來降我保其無虞也不爾幾無噍類矣卒稍稍縋城下明日相率開城門降改淮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復知定州敕使存勞賜黃金三百兩給節度使奉以褒其功都轉運

使歐陽脩言昭亮入保州以叛卒女口分隸諸軍有輒私入其家者未詳問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代李用和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樂縱弛昭亮本將家子雖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旣統宿衛政尚嚴多所建請萬勝龍猛軍蒲博爭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主者諸軍爲之股慄帝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以宣徽北院使判河陽徙延州以南院使判澶州徙并州成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

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勳舊命其子惟賢持以賜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寧軍節度使在定州數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京師乃以爲景靈官使又改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謚良僖昭亮爲人和易練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以故數更藩鎮無他過昭亮妻早亡內嬖三妾迭預家政莫能制也子惟賢字寶臣以父蔭爲三班奉職後爲閣門祗候通事舍人累遷西上閣門使尋領高州刺史知莫州州倉粟陳腐戍兵大譟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往諭曰邊兵衆則積粟多廩數多且積久能無陳腐

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流十人
軍中帖然乃還提舉諸司庫務領榮州團練使知冀
州會遷補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汚者皆絀爲下軍惟
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
令繩之帝爲更其制徙恩州後遷四方館使卒惟賢
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愛之

李用和字審禮章懿皇太后弟也少窮困居京師鑿
紙錢爲業劉美求用和於民間奏爲三班奉職累遷
右侍禁閣門祇候權提點在京倉草場考城縣兵馬
都監太后崩詔赴喪旣葬遷禮賓副使領八作司遷

禮賓使同領皇城司遷崇儀使賀州刺史改葬太后
于永安領捧日天武兵護梓宮明年春又詔乘傳行
太后陵還授寧州刺史歷遷澤州團練慶州防禦鄜
州觀察使旣而擢殿前都虞候鄜延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未行拜求清軍節度觀察留後改真定府定州
路舊制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得私入而用知悉用
爲軍費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拜建武
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以老乞罷軍職拜宣徽
北院使逾月改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景靈宮使以疾告仁宗臨問賜銀飾肩輿進兼侍中

初未有居第詔寓館芳林園用和固辭又假以惠寧坊之官第病革帝入見卧内擢其次子珣爲閣門使賜所居第拜日給官舍僦錢五千旣卒帝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輟朝五日制服禁中謚恭僖帝撰神道碑書曰親賢之碑其妻卒亦輟朝成服初仁宗以太后不逮養故外家褒寵特厚用和列位將相能小心靜默推遠權勢論者以此稱之子璋

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補三班借職積官爲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詭言水且至璋據聽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察使累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并秘書賜之宴近臣羣玉殿酒半命大盞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執政欲增京城甲士璋曰例出累代不宜輒易時近衛相告乾興故事內給食物中有金旣而果賜食衆視食中璋曰天子未臨政已優賞汝何功復云云敢誼者斬衆乃定以武成軍節度使知鄆州京東盜白日殺縣令略人道中璋信賞罰擒捕盜爲衰止歲大雨水競以船筏邀利多溺死者璋一切籍之約所勝載如黃河法發卒城州西關調夫修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指爲李公柳

知鄧州坐失舉改節振武軍知郢州還朝道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謚曰良惠弟瑋珣珣黃國武安平公瑋選尚交國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樸陋與主不協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入訢禁中瑋皇恐自劾坐罰金後數年終不協主還宮瑋自安州觀察使降建州落駙馬都尉知衛州未幾主徙封岐國復瑋都尉主薨以奉主亡狀貶郴州團練使陳州安置遇赦還京師至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卒哲宗臨奠哭之贈太師中書令

珣字公粹以蔭爲閣門祗候時兄璋爲閣門副使珣

又求通事舍人仁宗曰爵賞所以與天下共也儻盡用親戚何以待勲舊乎後一年乃命之車駕視用和疾自西上閣門副使累遷均州防禦使知相州賜御製詩飛白字寵其行未幾遷相州觀察使時劉永年亦同除官知制誥楊畋以爲不可開僥倖之門詔他舍人草制御史范鎮復論之命遂寢使契丹預釣魚會獲多契丹遺以金器使選悉上之更賜黃金及李珣忠孝字熙寧中遷宣州觀察使知潁州哲宗初進泰寧軍留後提舉萬壽觀故事正任遇覃恩止移鎮唯宗室乃遷官至是珣與孝端慤皆特遷戚里一覃

恩遷官自此始復知相州卒年七十四

李遵勗字公武崇矩孫繼昌子也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墜崖下衆以爲死遵勗徐起亡恙也及長好爲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長公主初名勗帝益遵字升其行爲崇矩子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而所居堂甍或瓦甍多爲鸞鳳狀遵勗令鏡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歎喜領澄州刺史坐私主乳母謫均州團練使徙蔡州踰年起爲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真拜

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祿時繼昌官刺史遵勗請班其下許之後繼昌守涇州暴感風眩遵勗馳省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旣還上表自劾帝使輔臣慰諭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賜宴長春殿在郡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日而堤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而隸籍遵勗命部校按劾拔去十七八復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有何言遵勗不荅太后固問之遵勗

日臣無他聞但人言天子旣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預國事太后崩遵勗密請置之別院出入伺察之以厭服衆論其補助居多類此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及知許州奠億之墓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圖楚圓爲偈頌卒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有問宴集二十卷外館芳題

七卷子端懿

端懿字元伯性和厚喜問學頗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真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爲群牧副使杜衍爲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廼以端懿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使移州捕妖人李教教已死思州王則據城叛人有言教不死在賊軍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無李教者乃以爲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徒

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願終制許之仍給全奉服除提舉集禧觀出知鄆州
無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東水民多饑大發倉廩
以賑之置弓手局教以戰鬪遂如精兵治汶陽堤百
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尋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
御史中丞韓絳奏端懿無功不當得旄節不拜以留
後赴澶州數月卒計聞帝方宴禁中為徹樂贈其家
黃金三百兩贈感德軍節度使謚良定再贈兼侍中
端懿能自刻厲聞善士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與之
遊甚得名譽第端愿

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
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
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為宦者專制
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
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
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
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
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千名則譽者至
更事既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
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帝以疾拱默端愿求

對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請歸除醴泉觀使神宗即位遣使就其家錄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羅兀端愿手寫趙普諫太宗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禮成賜金帶器幣品數視執政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欽聖皇后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致禮於獻穆祠堂命近侍掖端愿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賻典加等贈開府儀三司第

端慤子評

端慤字守道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詔特給

奉累遷東上閣門使幹辦三班院嘗侍宴群玉殿仁宗獨賜珠花飛白字寵顧特異知邢冀衛三州至蔡州觀察使元祐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曰恭敏兄端慤在嘉祐時嘗察請建儲人無知者卒於澶淵端慤走護其喪以歸元豐間因進對袖舊橐上之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慤之名益著

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八遷皇城使以父告老授西上閣門使為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鄙延之人皆謂城囉兀非便乞速毀撒解一路之患師

出安南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得以窺我所論事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招權不忌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效以為忠佞倖進用中外及日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州還幹當三班院副韓縝報聘契丹且分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年五十二贈冀州觀察使賜白金千兩評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改殿中丞意不滿辭之後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悅至上書辨論及卒人無憐者

曹侂字公伯韓上彬之孫慈聖光憲皇后弟也性和易美儀度通音律善奕射喜為詩自右班殿直累進殿前都虞侯安化軍留後言者謂年未四十毋典軍出知澶青許三州徙河陽以建武軍節度使為宣徽北院使知鄆州改保靜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加兼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事帝問大臣曰曹王雖用近親貴而端拱寡過善自保真純臣也進對未嘗名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宜少憇內東門朕當自啓已而召入歷上下儒

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亭再升殿乃退以護國軍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爲太一宮使給朱衣雙引騎吏前馬慈聖喪終請郡帝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宮柰何欲遠朕得無禮遇有不至乎侑皇恐卽城南爲園池給八作兵庀役疏惠民河水灌之且將爲築三百楹第固辭乃止高麗獻玉帶爲秋蘆白鷺紋極精巧詔後苑工以黃金倣其製爲帶賜侑生日賚子如宰相親王用教坊樂工服色衣侑酒以示尊寵哲宗卽位加少保坤成節獻壽特綴宰相班優詔減拜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偕子評誘

偕字光道少讀書知義以節俠自喜爲許州都監慕客史沆傾險劫持爲不法上下畏之偕從容置酒對客數沆十罪將擊殺之沆起拜謝偕罵曰復不改必殺汝沆爲歛迹累遷東上閣門使帶御器械知雄州議者欲廢塘灤爲田偕曰何承矩李允則管此累年所以限契丹廢之不可進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河陽總管卒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爲序其詩評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引進使知審官西院積遷温州防禦使元祐中提舉萬壽觀巧外樞密院白爲真定路鈐轄哲宗曰先帝待慈聖家極厚其以爲總

管徽宗卽位遷相州觀察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
指揮使殿前都虞候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留
後平海軍節度使佑神觀使使契丹者四館伴者十
二在閣門十二年預修儀制多所增損性喜文史書
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卽賜玉帶旌其能尤
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
雙破的客驚竦在戚里號爲湛厚卒年六十六贈開
府儀同三司

誘字公善以蔭至左藏庫副使熙寧中父佾以疾告
入謝神宗面授誘閣門通事舍人元祐中以東上閣
門使爲真定府定州路兵馬鈐轄遷文州刺史使契
丹至其宮門館客者下馬邀誘同入誘曰北朝使至
及朝堂門兩朝積好久無安生事卒乘馬入使還爲
樞密副都承旨徽宗時進都承旨歷慶州團練恩州
訪禦晉州觀察使保慶軍留後大觀中進安德軍節
度使醴泉觀使與兄評同日拜立雙節堂於家戚里
榮之性謹密習熟典故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忠定

高遵裕字公綽忠武軍節度使瓊之孫也以父任累
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

祚中矢遁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邪夏人以為辱亟遣人代對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橐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縱神武毋肆狂蹶以干誅夷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橫山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諭種諤圖之諤遂取綏州帥怒諤擅發兵欲正軍法諤懼稱得密旨於遵裕故諤被

罪遵裕亦降為乾州都監遷通事舍人主管西路羌部駐古渭砦分所部羌兵為三等教以軍法寧初朝廷用王韶復洮隴命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副之尋以古渭為通遠軍命知軍事明年持附順羌部圖籍及繪青唐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御器械俾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晨至野人關羌人旅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為鎮洮軍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洮岷遠通為一路進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充總管復知通遠軍明年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

若以漸而進故一舉拔武勝今兵與糧未備一旦越
數舍圖人之地使彼阻要害我軍進退無所矣詔與
李憲笑曰君何遽相異邪檄使守臨洮詔攻河州果
不克帝善遵裕議令專管洮岷豐巖未款附者遵裕
以逾龍珂地有鹽井遂築鹽川砦瞎吳叱率諸羌脅
青唐欲擾邊詔遣張玉攻討遵裕曰青唐無罪第為
生羌所脅耳遣裨將與龍珂率衆禦之青唐人見龍
珂泣訴瞎吳叱知不附已潰去從詔取岷州下之令
土衆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以數萬捷聞加
岷州刺史明年羌乘景思立之敗圍河岷二州道路

不通者幾月或請退保遵裕曰敢議此者斬岷城軍
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命將縱擊別選精騎繇南門
謀而出合擊之羌敗走時朝廷以岷城遠難守議棄
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揮使
知熙州坐薦張穆之為轉運使而穆之有罪罷知穎
州朱幾徙慶州又坐事黜知淮陽軍元豐四年復知
慶州詔與諸路討夏國請濟師得東兵十一將騎不
足用以群牧馬益之又令節制涇原兵劉昌祚先至
靈州幾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
昌祚傳貶鄧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復右屯衛將軍

主管中嶽廟卒年六十贈永州團練使紹聖中崇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弟遵惠

遵惠字子育以蔭為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換大理評事歷二班院主簿軍器丞元祐初上疏言法度更張事有當否如先帝所施設未可輕議擢太僕少卿進太府卿出知河中府改河北路都轉運使未行拜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河南潁昌府加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召為戶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卒年五十八贈樞密直學士方宣仁后臨朝繩檢族人一以法度乃舉家事付遵惠遵惠躬

表率之人無間言亦能遠嫌自保故不罹紹聖之禍從姪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聖烈皇后之弟也累官內殿崇班殿直英宗書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為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輒止喜儒學涉閱經史通大義尤有巧智嘗監揚州召伯牒稅木舊用火印士林改刃其印文鑿以為識尤簡便傍郡皆效焉卒贈德州刺史神宗立加贈昭德軍節度使紹興初追封普安郡王子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閣門祗候通事舍人累進寧州刺史

團練使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聲伎無所好奉祿多以給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遠持宣仁后喪未終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曰懷僖紹興初追封新興郡王子世則

世則字仲貽幼以恩補左班殿直至內殿崇班復用父遺表恩爲閣門祇候後除親衛即以通經典轉內殿承制累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閣門事宣和未金泛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世則記問該洽應對有據帝聞悅之自是掌客多命世則金人軍城下又命世則使其軍還進秩二等遷知東上閣門使金遣燕人

吳孝民請和孝民邀宰執親王詣軍前議事高宗在康邸請行是日世則入對遂除計議副使以從康王復使河北世則改華州觀察使充參議官召對賜金帶當高宗艱難中世則嘗在左右寢處不少離大元帥府建改元帥府參議官因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進遙郡承宣使不拜高宗承制轉越州觀察使及卽位除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詔令編類元帥府事迹付史館召爲樞密都承旨兼提舉京畿監牧再提舉萬壽觀世則居溫州帝遣中使諭守臣以時給俸祿凡積二萬緡因請以裨郡費常病瘍艱於據鞍

又以前所御肩輿賜焉帝每念宣仁聖烈皇后保佑
三朝中遭誣詆外家班秩無顯者制以爲盛德軍節
度使充萬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第臨
安除景靈宮使兼判溫州尋以病告罷後爲萬壽觀
使十四年召入覲進少保懇求還卒年六十五贈太
傅賜田三十頃謚曰忠節

向傳範字仲模尚書左僕射敏中之子以父任爲衛
尉丞娶南陽郡王惟吉女改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歷
知相恩邢三州入管幹客省閣門皇城司知陝州仁
宗賜詩以寵其行熙寧初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

諫官楊繪言傳範領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求之源
樞密使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神宗曰得
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以密州觀察
使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曰惠節傳範宰相子聯戚
里所至有能稱以橐中貲千餘萬葬族人在殯者六
十四喪從姪經綜

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爲穎王選經女
爲妃改葬宅使帝卽位妃爲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
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歲中閹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
掠人至死誣以疾吏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

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儻鈔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
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為此不爾累也方
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
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
民乏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
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徙徐州遷明州觀察使召
還提舉景靈宮進定國軍留後復出知青州既行官
給車徒三宮皆遣使送之車馬相屬於道未踰歲得
疾還卒于淄州年五十四詔內侍迎其喪皇后出哭
于新昌第喪至慶壽寶慈宮文遣謁者予醊后臨于

國門之外贈侍中謚曰康懿將葬遣近臣典護穿復
土給太常鹵簿帝出郊奠之周視其柩葬三日後臨
于墓下賜篆碑首曰忠勤懿戚經所至勤吏治事皆
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外補嘗因太祖忌
日百官班開元殿下后召經見行幄勉以盡忠朝廷
經亦以善事三宮為言不及其家事子宗回宗良
綜字君章知歙縣籍閭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
輒得通判桂州常州知隨鼎漳汾密棣沂七州沂阻
山多盜綜請用重法繩禁歲斷大辟減半兵久情會
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

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彊罰其不進者卒亦無事性寬裕善治劇於姦惡不少恕官累中散大夫卒

宗回字子發累官相州觀察使徽宗立進彰德軍留後歷安國保信鎮南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封永賜寧海安康漢東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詔門封府鞫實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宗回惶懼上還印綬以太子少保致仕言者不已削官爵流郴州行二日聽家居省咎踰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恣有小才嘗權群牧都監數以蕃息被賞出

知蔡州擒據賊殲其黨類歲饑發廩與力役饑者得濟而官舍帑廩一新欽聖后服除起奉朝請繼命止朝朔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苑中贈檢校少師謚曰榮縱

宗良字景弼歷秀水刺史利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海鎮東武寧寧海軍節度使永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嘗爲陳瓘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恪共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贈少保

張敦禮熙寧元年選尚英宗女祁國長公主授左衛

將軍駙馬都尉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疏言變法易令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勝軍留後章惇爲政言敦禮忘德犯分醜正朋邪密封章疏詆毀先烈引譽罪首謂當褒崇欲其黨儔盡見收用乃責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勒止朝參徽宗立有司以敦禮在責籍奏審恩賜帝與欽聖后皆以爲當與惇等執前疏欽聖曰戚里何必預知朝廷事當時罰亦太重矣復和州防禦使進保信軍留後崇寧初拜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能甫言敦禮以匹夫之賤一日而富貴具焉神宗親愛

隆厚禮遇優渥而敦禮詆毀盛德罪大謫輕今復與之節鉞無乃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爲集慶軍留後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徙雄武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任澤字天錫仙遊夫人母弟也英宗入繼大統召至延和殿授西頭供奉官賜第一區寵賚甚厚神宗時累遷皇城使潁昌州刺史護仙遊柩遷祔於濮園真拜嘉州刺史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曰恭僖賜墓寺寺額爲旌孝澤起田里際會恩寵能自安繩檢帝欲廣其居固辭當任子弗請其薦謹如此

萬其國... 宋史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三... 同三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四 宋史四百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外戚下

孟忠厚 韋淵 錢忱 邢煥

潘永思 吳益 弟 李道 鄭興裔

楊次山

孟忠厚字仁仲隆祐太后兄追封咸寧郡王彥弼子也后退居瑤華宮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宣和中官至將作少監靖康元年知海州召權衛尉

卿金人圍城后宮火出居忠厚家繇是免北遷金兵退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卽位將迎后授忠厚徽猷閣待制提舉一行事務尋兼幹辦奉迎太廟神主事帝幸揚州除顯謨閣直學士臺諫六章論列帝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卽命易武秩遂授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未幾奉太后幸杭州苗傅亂平趙鼎謂張浚曰太后復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寧遠軍節度使尋奉太后幸南昌歸至越以母憂解職頃之后崩以祔廟恩起復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

充禮儀使奉太后神御幸溫州紹興九年判鎮江府改判明州兼安撫使改判婺州旣而帝以太后攢會稽乃命忠厚判紹興府兼修奉攢宮事加少保三梓宮歸充迎護使及營佑陵秦檜當爲總護使憚往乃除忠厚樞密使以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壻也然心實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密府檜諷言路引故事論列遂判福州時海寇猖獗帝憂忠厚不能弭其患改判建康府又改判紹興府會郊赦加恩謝表有本無時才出爲世用語中丞詹大方希檜意論忠厚表辭輕侮謂今日不足與有爲遂罷爲醴泉觀使檜死

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再改判紹興府過闕入見復詔兄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二十七年卒贈太保忠厚奉昭聖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于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簾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夤緣令三省執奏御史劾秦檜當國親姻扳援以進忠厚獨與之忤自越入見語所善王銍曰忠厚與檜雖有親好每懷疑心今欲求一不傷時忌對劄銍教之但言乞免提舉學士而已然亦見廢帝以太后擁佑功故眷忠厚特優后在瑤華三十年恩澤未嘗陳請詔賜忠厚田三十頃以賞之既奉內祠金

使至特命押班且令月過局如宰執例及卒三子皆除直秘閣親屬六人各進以一官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勾當軍頭引見司金人退張邦昌遣淵持書遺康王于濟南王即位遷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閣門事言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閣門合而爲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事淵性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丐祠許之淵乃言自宣和及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

遷秩吏部言在法橫行無以年勞磨勩者帝遂不許
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
同三司會建康軍帥邊順疾篤留守呂頤浩奏以淵
代帝不欲以戚里管軍不許淵陳乞恩數帝詢太后
家故例賜田五十頃房縉錢日二十千帝又不許淵
官聞太后將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於境上既從
后歸即令致仕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逞
乞致仕任便居住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召
落致仕還居賜第太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詆毀
詔侍御史余堯弼即其家鞠治淵具狀誣罔責授寧
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
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訛謙讜訊紹興中官至達州刺
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謙好學能
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謙子璞淳熙末仕至太府少
卿高宗崩擢司農少卿爲金國告哀使金主賜宴其
館使欲用樂璞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金人不
能奪及入見其閤門令璞吉服入璞又不可日將中
乃以凶服見紹熙初除煥章閣論者以爲非祖宗舊
制遂換授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
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景臻尚仁宗第十女秦魯國大長公主生忱神宗命賜名除莊宅副使騎都尉帝嘗諭景臻曰主賢宜有子爲擇嘉配娶唐介孫女又晁迥外孫忱從二家遊伯父勰在翰苑因得識一時名卿哲宗愛之常使侍左右徽宗覃八寶恩爲邕州觀察使遷武寧軍觀察留後喜其靖共除瀘州軍節度使欽宗加檢校少保尋納節高宗立復拜檢校少保瀘州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御書忠孝之家四字賜之進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五年以秦魯主終喪除少保封榮國公三十年遷少師仍舊節致

仕給真奉明年卒年八十餘贈太師子端禮自有傳邢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調孟州汜水縣主簿監在京藥局平準務茶場以勞改宣德郎莫州司錄移知開封府陽武縣都大提舉開德大名府堤埽歷開封府士工儀曹詔納其女爲康王妃靖康初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即位升右文殿脩撰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遷保靜軍承宣使苗劉之變煥自度不能爭廼病免兼提舉萬

壽觀求去不已改江州太平觀遂徙居忠州紹興二
年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分兵以圖恢
復凡數百言帝甚嘉之復以爲都承旨引疾不拜擢
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
未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是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妃初進封詔以梁師成第賜永
思建炎初爲閣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元祐太后在
虔帝遣永思迎歸權三省樞密事盧益頗與之交結
爲諫官吳表臣所論范宗尹請出永思帝曰未可姑
罷祿以困之庶知悔過遂奪職既而辛企宗言永思
嘗捕魔賊有功復爲帶御器械未幾大理推治僞告
事連永思帝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罷
職就逮獄成追一官尋復爲閣門宣贊舍人遷同知
閣門事永思乞增給殮錢戶部言其不應格法乃止
紹興八年自右武郎擢右武大夫知閣門事尋卒
吳益字叔謙益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益建炎末
以恩補官累遷幹辦御輦院帶御器械益紹興五年
以恩補官累遷宣贊舍人帝與后皆喜翰墨故益益
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后受冊推恩益加成州團練使

蓋加文州刺史帝爲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鑑
爲之鑑明經善訓導益蓋折節事之益娶秦檜長孫
女又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躡美官益
歷官至保康軍節度使加大尉儀同三司初旣建節
以檜故授文資直秘閣檜進徽宗御製辭免加恩帝
乃特命賜益三品服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以檜
提舉編修寬恤詔令又加益直寶文閣檜死其子熺
復請於帝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言益以庸
瑣之才恃親昵之勢乞褫職名以示至公帝謂鵬舉
所論甚切當然朕於奠檜日諭檜妻子許以保全其

家今若遽出其壻則傷恩臣僚無得更有論列自是
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爲攢宮總護使始進少保孝宗
嗣位進少傅又進太師封太寧郡王乾道七年卒年
四十八謚莊簡追封衛王蓋官至武寧軍節度使亦
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乾道二
年卒年四十二贈太傅追封鄭王益子琚習吏事乾
道九年特授添差臨安府通判其後歷尚書郎部使
者換資至鎮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
海制置使寧宗初乃得祠奉朝請尋知鄂州再知慶
元府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卒方孝宗崩光宗

以疾不能執喪大臣請太后垂簾用立寧宗琚言於
后曰垂簾可暫不可久后遂以翌日徹簾琚嘗使金
人嘉其信義琚死後宋遣使至金議和屢不合金
人言南使中惟吳琚言為可信琚弟壽仕至保靜軍
節度使蓋子瓌亦至昭化軍節度使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為光宗后初道與兄旺
聚衆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薨道引軍
依襄陽鎮撫使桑仲仲以為副都統制無知隨州奏
于朝授武義郎閣門宣贊舍人仲為霍明所殺道與
統制李橫率兵編素圍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

書招道道不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穆
楷攻道道拒破之除鄧隨州鎮撫使無知鄧州時李
橫已命別將守鄧道憚橫不敢受遂命仍知隨州樞
密院以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詔領
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能
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鎮撫
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棄隨南歸至江州詔道屬岳
飛為選鋒軍統制入唐州擒偽將除唐鄧郢州襄陽
都統制從飛收復襄陽等郡授行營護軍累至復州
防禦使果州觀察使戍鄂州加中侍大夫武勝軍承

宣使又升御前諸軍統制武興蠻楊再興連歲寇掠道破其衆擒再興及其二子遷保寧軍承宣使群盜朱持等聚桂陽詔道移軍衡州經理道遣高仲等擊平之落階官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鎮南軍承宣使金將渝盟命道以所部戍荆南府帥臣劉錡奏改為御前前軍右軍就命道統之錡召奏事道代為御前諸軍都統制金將劉士萼屯光化境道掩擊焚其舟葦遂遁去尋因大將言道與鄂帥不協罷踰年起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隆興初湖北諸司劾其過帝曰道恃戚里妄作可罷久之再為

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謚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鄭興裔字光錫初名興宗顯肅皇后外家三世孫也曾祖紳封樂平郡王祖翼之陸海軍節度使父蕃和州防禦使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興裔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遂解官致追報之義初以后恩授成忠郎充幹辦祇候庫聖獻后葬充攢宮內外巡檢累至江東路鈐轄乾道初建康留司請治行宮備巡幸興裔奏勞人費財乞罷其役且言都統及馬軍帥皆非其人徙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關

入見詢以守令臧否興裔條析以對帝曰卿識時務
習吏事行當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為之加遙
領高州刺史郡縣積玩檢驗法廢興裔初為格目分
畀屬縣吏不得行其姦因著為令建劔汀邵鹽筴屢
更漕臣請易綱運為鈔法興裔極言其不可海寇條
去忽來調兵常無及興裔請置澳長寇至徑率民兵
禦之又言禁兵事藝不精多充私役乞行禁止尉以
捕盜改秩多偽當加審實帝善其數論事詔加成州
團練使時傳聞金欲敗盟召興裔為賀生辰使以覘
之使還言無他卒如所料累差浙東浙西江東提刑

請祠以歸尋詔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
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而棄其屍獄
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喜賜居
第丁母憂去官服闋復故職除均州防禦使再使金
還遷潭州觀察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知揚州揚與
廬為隣初興裔在廬嘗卻鄰道互送禮至是按郡籍
見前所卻者有出無歸遂奏嚴其禁揚有重屯糧乏
例糴他境興裔搜括滲漏以補之食遂足民舊皆茅
舍易焚興裔貸之錢命易以瓦自是火患乃息又奏
免其償民甚德之修學宮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升差

法郡以大治楚州議改築城有謂韓世忠遺基不可
易者命興裔往視既至闕地丈餘增築之帝閱奏喜
曰興裔不吾欺也紹興元年遷保靜軍承宣使召領
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內公事寧宗即位除
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卒年
七十四贈太尉謚忠肅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
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三人挺以橫行團練
使歷淮襄兩道帥損登進士甲科與抗皆有位于朝
揚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
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

官任東南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
文補右學生后受職官中次山遂霑恩得官積階至
武德郎后爲貴妃累遷帶御器械知閣門事丐祠除
吉州刺史提舉祐神觀后受冊除福州觀察使尋拜
岳陽軍節度使后謁家廟加大尉韓侂胄誅加開府
儀同三司尋進少保封永陽郡王南郊恩加少傅充
萬壽觀使致仕加大保授安德軍昭慶軍節度使改
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嘉
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谷
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克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

介之乾道間入武學以恭聖仁烈后貴賜第慶元中
補承信郎差充閣門看班祇候尋帶御器械嘉泰四
年充賀正且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
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嘉定改元除揚
州觀察使知閣門事進保寧承宣使久之授保寧節
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進封信安郡侯十五年以
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
子竑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
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返以告后終
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

必生則楊氏且無准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
遠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昀是為理宗授開
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
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蔡言昔仁宗英宗哲
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絲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
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
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
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母后
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徹簾進石少
保封永寧郡王以壽明慈睿仁福三冊太后寶進至

宋史列傳卷一百二十四
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恭聖祔廟除太師
兄谷疑於辭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勳盛德徒以
恭聖故致貴顯曩吾之不居是官吾兄弟今偃然受
之是將自速顛覆耳矧恭聖抑遠族屬意慮深遠言
猶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
除彰德集慶節度使洪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
師

